

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生成逻辑、运行机制及实践约束

——来自陕西省Y村的例证

张勇¹，唐超²，路娟³

(1.广东金融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2.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3.香港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香港 999077)

摘要: 基于陕西省Y村的调查, 剖析了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的生成逻辑、运行机制以及实践约束。研究表明: 提高集体资产配置效率、增强村民与集体经济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筑牢乡村治理根基是其基本生成逻辑; “股份合作公司+股份合作社+协会”的组织结构、“产权共享+相对静态”的股权管理模式、“联产+联股”的分配机制、“品牌化+创业、创客、创新三创联动”的产业动力机制、“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了其快速发展, 但在实践中, 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发展仍可能存在组织结构不完善、激励监督机制不健全、集体经营风险增大以及产业融合程度低的约束。

关键词: 新集体经济; 生成逻辑; 股份合作; 运行机制; 实践约束

中图分类号: F30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0)05-0008-10

Generating logic,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constraints of stock-cooperative new collective economy: Y village, Shaanxi province as an illustration

ZHANG Yong¹, TANG Chao², LU Juan³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10642,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Technical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3.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of Village Y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generating logic,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the practical constraints of stock-cooperative new collective economy have been analyz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mproving efficiency of collective asset allocation, enhancing benefit linkage mechanism between villagers and collective economy,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building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are the basic generating logic.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joint stock companies+stock cooperative+association”, stock equity management model of “property rights sharing+relatively static stat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of “joint production+joint stockholding”, industry dynamic mechanism of “branding+entrepreneurship, maker, and innovation”, and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of “self-government,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contributed to its rapid development. However, in practice, the development of stock-cooperative new collective economy may still be constrained by such problems as unfi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mperfect incentive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creasing risk of collective management, and insufficient industry convergence.

Keywords: new collective economy; generating logic; stock cooperative; operation mechanism; practical constraints

收稿日期: 2020 - 04 - 08

基金项目: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
(991620499)

作者简介: 张勇(1985—), 男, 四川内江人, 经济学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和农村金融。

一、问题提出

新集体经济是指产权制度改革后衍生出的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产权制度和多元化产权结构的特定集体经济^[1]。发展壮大新集体经济是实现

产业兴旺的重要路径，有助于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筑牢乡村振兴基础^[2]。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客观要求进一步发挥集体经济优势，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3,4]。虽然目前我国集体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但也面临着主体缺位、产权不清晰、缺乏长效发展机制等难题^[5]，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共有集体土地总面积 65.5 亿亩，账面资产 6.5 万亿元。遗憾的是，这么庞大的资源在乡村振兴中的贡献还很不足，面临着诸多制度瓶颈。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集体地位的弱化；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委托—代理问题突出，集体经济经营与资产处置的效率仍不高^[6]。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更加复杂局面，巩固和发展壮大新集体经济既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地位、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正常运转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上述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提高集体资产利用效率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随着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深入推进，新集体经济的相关研究也不断丰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关于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新集体经济发展主要通过资源整合^[7]、产业开发^[8]、服务创收^[9]、要素入股^[10]、资产租赁^[11,12]、“飞地经济”^[13]等多种形式来实现。如苏南通过股份合作社、经济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发展模式激活了新集体经济的发展动力^[14]，促进了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广西贺州遵循“因地制宜、市场主导、村为主体”等原则，通过要素入股、“飞地经济”等发展模式，有力推动了村级经济发展转型升级^[13]。二是新集体经济影响因素分析。影响新集体经济的因素主要包括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流转、社会嵌入、乡村精英等^[15-18]。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新集体经济发展破除制度瓶颈和创新实现形式提供了可能。乡村精英群体是乡村公共事务中的主导性力量，对提升村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有直接影响，有助于为

新集体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同时他们也是新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18]。三是新集体经济效应分析。从已有研究看，新集体经济主要有农民增收^[19]和村庄治理优化^[20]两大效应。新集体经济通过将集体和农民个人利益联结起来，提高生产主体市场竞争力等方式对农民收入及其内在成分产生影响^[19]，从激发村治精英参与村政、动员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促进村庄制度创新和构建立体化公共服务四个维度优化和提升了村庄治理效果^[20]。

综合看，已有文献就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影响因素和经济效应展开了大量研究，但这些研究多以理论阐述为主，缺少对典型模式的深入分析。而随着集体产权改革在全国的深入推进，股份合作将成为全国新集体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之一，遗憾的是，相关研究对此探讨得还不多，难以为实践探索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基于此，本研究拟以陕西省 Y 村为例，沿着“为什么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怎样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面临哪些约束”的基本思路，总结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的生成逻辑，并剖析其运行机制以及面临的实践约束，以期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新思路。

二、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的生成逻辑：Y 村实践

Y 村地处陕西省咸阳市北部，原是个只有 62 户 286 人 320 亩耕地的小村子，土地干旱贫瘠，发展基础薄弱，是远近闻名的“烂杆村”，当地村民形象地描述道“耕地无牛，点灯没油，吃粮靠救济，住房潮湿破旧”。新中国成立后，在村干部带领下，通过兴修水利设施，改善土壤，粮食产量不断提高，Y 村彻底甩掉了贫困村帽子。改革开放以后，Y 村抓住乡镇企业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先后建立了许多村办装配工厂和车间，同时发展工业贸易，村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超过了当时全国大多数农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但后来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落后产能逐渐被淘汰，Y 村企业大部分都在政策关停的范围内，村办企业陆续破产，2000 年以后，已成为一个“空心村”，面临着新的转型。

2007 年之后，在党支部书记 G 带领下，以地区

经济一体化理论为指导,以大西安经济圈为基础, Y村建设了集团公司,招商引资,依托当地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开始以乡村旅游业为突破口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Y村走的是“三产带二产促一产”的发展方式。Y村从民俗旅游入手,先是出资27万元在全省买点,借鉴成都锦里景点经验,打造了占地1000亩,集民俗体验、休闲观光、娱乐购物多种功能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景区。民俗旅游带动了传统手工加工业的发展, Y村相继成立了多家手工加工企业,推动了第二产业的扩张。民俗旅游和手工加工企业增加了对优质农副产品的需求,促进了养殖基地和订单农业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新格局。以产权共有为核心、以三产融合为依托、以品牌化为理念对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创新,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业, Y村集体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表1)。当地政府牵头投资1500多万元建设了占地110亩,集休闲、旅游、参观为一体的“关中印象体验地”,同时,又修缮了唐朝遗留下的保宁寺,并建立了村使馆。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之后, Y村的产业结构由以前的以高污染制造业为主转向了以乡村旅游业为主,种植业、农产品加工业以及商贸物流业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产业间聚集程度得到显著增强。

表1 Y村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之后产业结构情况

类别	名称	说明
第一产业	种植业	辣椒、大豆、红薯等优质农产品基地14个
第二产业	建筑业	陕西Y村建设有限公司
	加工业	酸奶、豆腐、醪糟、菜籽油等合作社10家
第三产业	乡村旅游业	Y村景区(占地100多亩)
	集贸业	农贸市场与商业街
	物流运输业	客运公司、停车场等服务企业6家

十多年来, Y村在主要依靠集体、没有外债、没有贷款的情况下, 集体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 实现了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的双增长, 同时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表2数据显示, 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之后, Y村集体经济收入由2007年的0.17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25.2亿元, 村民年人均收入由2007年的8600元增加到2018年的85000元, 带动就业人数由2007年的100人增加到2018年的4200人。另外, Y村还被授予中国十大最美乡村、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 品牌影响

表2 Y村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发展情况

年份	集体收入/亿元	人均收入/元	带动就业/人
2007	0.17	8 600	100
2010	3.6	11 000	360
2014	12.7	31 000	1 100
2015	15.2	47 000	1 900
2016	19.5	68 000	2 160
2017	21.3	75 000	3 100
2018	25.2	85 000	4 200

数据来源: 调研资料整理

力不断扩大, 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标杆村。总结Y村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股份合作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为Y村新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种新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为什么能在Y村兴起? 任何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兴起都是契合了当时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从Y村实践看, 提高集体资产配置效率、增强村民与集体经济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筑牢乡村治理根基是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的主要生成逻辑。

1. 提高集体资产配置效率

传统集体经济产权制度虽认定集体资产为全体村民所有, 但对集体成员资格如何界定, 每个成员拥有的产权份额以及产权所对应的权力和义务等都是模糊的。在村集体经济不发达的时候, 产权代表的经济利益还很小, 村民对此不是很重视, 但随着土地等集体资产价格的攀升和国家对三农投入的加大, 集体资产越来越庞大, 由产权模糊导致的集体资产有效利用问题就逐渐显现出来^[21,22]。Y村在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之前, 已经积累了庞大的集体资产。早在1984年, Y村就建成了水泥厂, 到1990年水泥厂经营收入已达380万元。截至2007年Y村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之前, 集体经济积累已达1700万元。一则如何有效利用庞大集体资产成为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二则原有村办企业发展模式由于国家产能政策被迫淘汰, 迫切需要新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激活现有集体资源要素。

显然, 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有助于提高Y村集体资产的配置效率。一方面, 通过股份合作是明晰集体产权的最普遍方式。按照产权理论, 产权明晰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发展股份合作型集体经

济的前提要求明晰股权，另一方面，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在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集体经济通过股份合作可以获得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从而提高集体资产的配置效率。股份合作是集体经济有效参与市场竞争的基本方式之一。Y 村建立了“股份合作公司+股份合作社+协会”的组织结构，全面激活了村庄的集体资产，村民的土地、房屋、资金都可以入股到股份合作公司和合作社，实现了全村的资源整合。另外，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需要有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Y 村通过乡村旅游业来发展集体经济，正好为集体原有的 1700 万资金提供了使用的渠道。

2. 增强村民与集体经济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

传统集体经济并没有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导致集体经济跟村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村民对集体经济发展也不关心，从而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在发展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之前，Y 村主要以村办企业的形式发展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是通过公共服务和吸纳就业跟村民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村民跟村办企业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对集体经济发展的关心程度较弱，这既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也不利于集体经济风险防范。构建利益联结的终极目的，是让村级集体、龙头企业、合作社和村民都有稳定、可持续的收入，并能够增强各方应对市场风险。

股份合作是新集体经济的发展基础和基本形式，通过股份合作可以有效整合资源要素，构建农户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为集体经济注入新活力。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需对原有集体资产管理分配机制进行改革，从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流程看，主要包括清产核资、股权设置、股权管理、收益分配、组织重构、备案颁证等。Y 村通过“联产+联股”的方式构建了村民与集体经济之间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即通过产业链延伸、农业功能拓展、新技术渗透以及产权融合等方式让村民从不同产业链条上分享更多利润。产业融合发展本身就具有增加各主体之间利益联结机制的作用，Y 村通过联合交叉持股的方式实现利益均衡，村民可以自由选择入股合作社、旅游公司。

3.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传统集体经济的产业层级一般较低，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之后，土地日益细碎化，经营更加分散，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受规模限制，制度效率处于边际递减状态。农村很难形成产业集聚，因为任何产业的集聚都是以要素集聚为基础的，而土地是农村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从 Y 村实践看，在发展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之前，该村土地实行的是分散经营，加之村庄土地本来就少，只有 320 亩耕地，自然也很难形成规模效应，生产效率很低。虽然 Y 村建立了水泥、化肥等产业，但这些产业跟农业没有什么直接关联，成了孤立的产业，而且还面临着产能过剩以及国家环保政策的限制，产业发展遭遇瓶颈。Y 村要进一步促进产业的发展，必须重新整合村庄资源要素，对现有产业进行转型升级，以提升土地的生产经营效率，获得规模报酬。

股份合作是在农村原有合作制基础上，实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相较于传统的劳动联合，实行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股份合作，更有利于全面激发土地、劳动力等各类要素，形成规模效应，以此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组织在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组织规模比家庭大，有可能进行内部分工，从而为产业发展提供组织基础。另一方面，产业融合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高级形态，新集体经济发展的根本路径是产业融合，二者具有统一性。要进一步促进村庄产业发展，必须对现有产业进行转型升级，Y 村领悟和遵照国家、省市各级政策，通过股份改革发展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实现了这一转变。股份合作在 Y 村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通过发展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实现了全村资源的再整合，降低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成本。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前提就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通常成本很高。比如 Y 村借鉴成都锦里建设乡村旅游景区时涉及 1000 多亩土地，如果没有进行股份合作，必然涉及大量的纠纷，并且使用这些土地还要额外付租金。而通过股份合作后，村民均是股东，协调起来就比较方便，避免了纠纷，也不用付租金给村民，可以说，极大程度上降低了景区的建设成本，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通过发展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加快了农村产业化进程。Y 村走的是“三产带二产促一产”的发展方式，在这一发展过程中，

需要对产业进行重新整合,尤其需要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乡村旅游业,而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具有规模经营的特质和做大做强农业的能力。股份经营可以集聚众多的人力、物力,吸引商业资本介入集体经济经营,盘活集体资产,实现经营规模化、管理企业化、产业发展科技化、产品定位市场化、经济效益最大化、发展方向现代化。而且,股份合作经营不排斥商业资本的逐利性,从而赋予了商业资本做大做强农村产业的动力^[23]。Y村要发展乡村旅游业自然也需要聚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进行股份经营是吸引这些要素集聚的最好方式。

4. 筑牢乡村治理根基

乡村治理关系着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着农民主体价值的彰显,而发展新集体经济可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筑牢乡村治理的根基。一方面,基层党建如果不能融入集体经济发展中,就缺乏了跟群众联系的纽带。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也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村集体经济实力与村干部治理能力相辅相成。实践证明,村级集体经济实力越强,村庄治理的手段也越多,治理能力越强。

传统乡村面临集体经济存在治理主体边界模糊、党建在基层缺乏载体,村民自治缺乏根基等现实困境。从Y村实践看,在发展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之前,Y村已经成为一个“空心村”。长期以来,Y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管理组织实行的是“村企合一”、政经不分,村庄集体经济组织是Y村基层党建的载体,但随着原有的村办企业受国家淘汰落后产能影响而逐渐破产,村庄产业空心化,集体经济组织不断弱化,基层党建的载体也随之弱化。同时,Y村村庄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权责不明晰,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革,村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村办企业破产导致乡村治理资源供给匮乏,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村庄治理缺乏根基。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乡村治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集体经济发展需要,迫切需要创新乡村治理理念和模式。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也是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发展的保障。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跟乡村治理体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发展的前提就要进行股份制

改革,其中需要动员村民、讲解政策等一系列复杂工作,依赖于乡村治理水平。另一方面,筑牢乡村治理根基主要包括筑牢基层党建的载体和加强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股份公司、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是基层党建的有效载体,加强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又要求壮大集体经济,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可以有效整合资源要素,壮大集体经济,从而为筑牢乡村治理根基提供资源支持。从Y村实践看,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之后,村庄的动员能力显著增强。Y村专门设置了集体股,保证了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另外一些旅游协会、村民议事会、道德协会等组织的成立,也完善了乡村治理的组织结构,为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社会环境。

三、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Y村的探索

为促进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提高集体资产配置效率、增强村民与集体经济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作用的发挥,Y村在组织结构、股权管理模式、运营机制、分配机制以及乡村治理体系五方面进行创新,促进了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1. “股份合作公司+股份合作社+协会”的组织结构

按照组织理论,影响组织效率的第一个内部因素就是组织结构,一个组织的结构往往意味着一个组织的权力分配,同时也决定着组织的决策模式,而权力分配与决策模式是影响组织效率的最关键要素。组织结构同时也影响着组织沟通效率,这方面主要体现在组织的层级以及信息传递的路径上,层级越多,路径越长,组织的效率也就越低。从Y村实践看,相对于传统集体经济的组织结构,Y村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的创新在于采用了“股份合作公司+股份合作社+协会”的组织结构(图1)。Y村旅游集团主要负责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的整体运营和管理,如制定景区发展战略、村庄发展规划等,下辖各类分公司和股份合作社。各分公司和专业合作社负责具体产业的运营,如客运公司负责景区的物流和客运,旅游管理公司负责景区管理,股份合作社则主要负责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

售，村民可以自由选择入股各类合作社。旅游协会主要负责规范各分公司和合作社的经营，树立诚信经营理念。

可以发现，“股份合作公司+股份合作社+协会”的组织结构有如下优点：一是集体产权分解程度更高，集体资产利用更有效率。“股份合作公司+股份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可以在保证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将个体产权从集体产权中剥离出来，这样集体产权分解程度更高，既体现了股份合作公司的经营效率，又体现了股份合作社利益共享的合作理念，有助于实现集体经济发展效率和公平的平衡。二是有效解决了利益冲突，避免了恶性竞争。Y 村小吃街定位为每家每户经营的产品不一样，但在创收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有的人经营能力很强，或者选的产品好，很快挣到了钱，其他家选的

产品不好，或者经营能力差，不挣钱，矛盾就出来了。为实现利益均衡，Y 村探索了股份合作社方式，就是把每一个做得好的项目合作化，让原来的项目经营者作为发起人，成为大股东，让一部分股份出来，让其他村民入股。以酸奶合作社发展为例，最初的酸奶生产户经营红火起来后，村上动员他建厂，扩大经营，商户觉得没必要，生意已经很好了。村书记 G 就找到他说：“你原来是养牛的，连酸奶是什么都不知道。村里让你去学习，引导你来做酸奶，你要带领大家致富。”村里制定政策，扩大生产以后给这个商户留 20% 到 30% 的股份，保证他的收入，既能避免恶性竞争，把项目做大，还能带动别人致富，商户也很高兴。而且只要村民参股，不管谁家生意做得好，都等于自己在赚钱，村民们盼着各家生意兴隆，就少了许多恶性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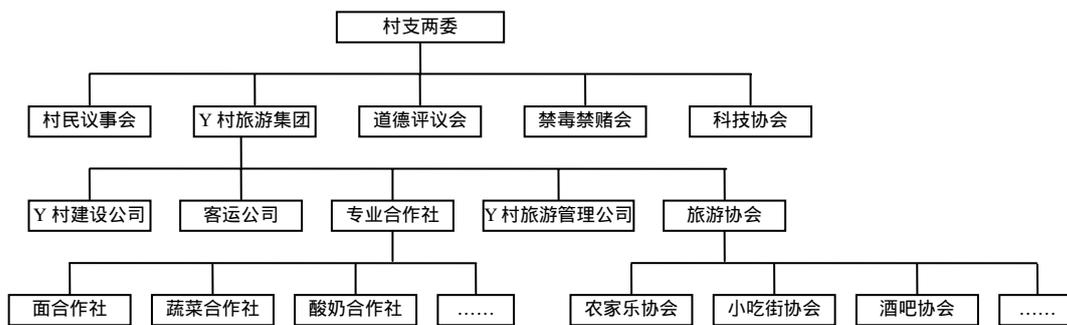


图 1 Y 村组织结构

2. “产权共享+相对静态”的股权管理模式

按照产权理论，产权明晰是经济高效率运转的前提。清晰的产权同样可以很好地解决外部不经济，提高集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股权管理模式主要包括股权结构设置和股权管理两部分内容。农村集体股权结构是股份合作制度设计的核心，目的是将过去模糊的“集体所有”变为产权清晰的“个人所有”。农村集体股权管理模式通常可以分为三种方式：一是动态管理，即定期对新增和死亡人口的股权进行调整；二是静态管理，即实行“生不增，死不减”，一次性把股权量化给所有人员，股权今后不能继承；三是相对静态管理，即在实行“生不增，死不减”的基础上，允许股权继承和一定范围内转让^[21]。

有别于大部分村庄股份制改革中以集体股和个人股为基本结构，Y 村把集体股和个人股重新进行组合，形成基本股、调节股、交叉股的股权结构，既考虑了效率也兼顾了公平，实现了集体与农户的

利益均衡化，对促进集体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基本股持有对象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对本村以外的人出售，具体规则是：集体股份改造后，集体保留股份的 38%，剩下的 62% 根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数进行分配，每户 20 万元，全部量化到户。交叉股即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可以互相持有股份，本村村民也可以选择入股合作社、商铺、旅游公司，这种交叉持股有利于提升经营效率，一方面，增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实力，另一方面，加强了合作社、商铺、旅游公司等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便于协同发展。调节股是为了调节由于股份不同导致的收入差距，以实现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目标，避免两极分化。调节股一般采用入股自愿、小户先入、大户后入原则，起到了调节分红差距的作用。综合看，Y 村通过产权共享的股权结构，实现了所有权、经营权以及收益权的统一，基本股和交叉股体现了效率，调节股体现了公平，避免了两极

分化,实现了各方利益均衡。

在股权管理方面,Y村股权管理采用的是相对静态管理方式,即在实行“生不增,死不减”的基础上,允许股权继承和一定范围内转让,Y村交叉股和调节股的设置均体现了相对静态管理模式的特点。这种方式有如下优点:一是在保证集体经济股权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兼顾了不同群体对资产产权所拥有的权利。相对静态管理方式以“生不增,死不减”为基础,保证了集体经济股权的基本稳定,同时这种股权管理方式又允许股权继承和一定范围内转让,兼顾了其他村民对资产产权所拥有的权利,避免了一些股权纠纷的发生。二是股份经营主体的运营成本较低,相对静态管理方式保证了集体经济股权的基本稳定,避免了股权的频繁调整,这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股权环境,有利于降低股份经营主体的运营成本。

3.“品牌化+创业、创客、创新三创联动”的产业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能否顺利发展最终还要落实到产业上。Y村在实践中以“品牌化+创业、创客、创新三创联动”激发产业的发展动力,契合了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品牌化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通过品牌化可以提升企业的内在竞争力,对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来说,品牌化是其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方式之一。Y村旅游集团自发展之初就确定了品牌化营销策略,通过成立文化旅游公司,从诚信、质量、特色三方面塑造品牌,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Y村景区每家经营户都签署了诚信经营保证书,并向游客公示。村民自主成立小吃协会、农家乐协会、回民食品协会、酒吧协会和手工作坊协会等,一旦发现不合格的食材和食品当场销毁,并要求店家立即关门整顿,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其退出市场。景区运营十年没有发生任何食品安全事件。在景区开发之初就以塑造特色为原则,出资27万元在全省买点子,打造集关中特色古韵院落、特色小吃、果园采摘为一体的民俗文化旅游品牌。Y村主导产业是乡村旅游服务业,品牌化提升了其景区知名度,为其带来了更多的客源,反过来也倒逼着企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以维护品牌形象。

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24,25],降低产业运行成本^[26]。创新归根到底要依赖于人才,对集体经济来说,人才短缺是其突出的短板,如何吸引人才、打造创新平台就成为股份合作型新集体产业发展的关键。为吸引人才,Y村积极营造创业氛围,打造创业、创客、创新平台,出台各类优惠政策吸引青年创业团队、大学生创客到Y村创业,对创业工坊、农家书屋等新业态免收费用,并提供一定补贴,这为提升旅游品质奠定了基础。各类创客大军是Y村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发展的依靠,为Y村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Y村已吸引1000多名创客在此投资、做生意,日均收入100多万元,共有2983名“新Y村人”长期定居于此,成为乡村创业的经典样本。

4.“联产+联股”的分配机制

分配机制是构建村民和集体经济紧密利益联结机制的关键,既关系到村民共同富裕的实现,也关系到村庄公共服务的供给。按股分红是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的基本方式,但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是扣除税费以及集体股之后,将剩余利润全部折股量化到人。Y村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在遵照按股分红的基础上,又进行一定的创新,采用的是“联产+联股”的分配机制来增加村民的股份收益,其基本思路是通过联产做大集体经济的可分配利润,然后通过联股实现利益均衡。外来投资和经营项目,凡占用Y村集体资源的,这部分集体资源就作为股份(一般为加20%)进入项目,所得股份分红收益作为村集体收入,除用于必要的公共事业支出外,全部直接分配给每户农民。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各个产业链条上都存在着很多利润机会,村民可以通过入股或者直接参与经营的方式获得收益,可以说,产业融合发展做大了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的分配蛋糕,为完善集体经济分配体系奠定了基础。

乡村发展中最难的一点在于平衡利益关系。要让全体村民共进退,成熟的制度非常关键,而目标一定是共同富裕。Y村现有二十多家经济合作组织,都是农民自发、自愿,以土地经营权和现金入股形式成立的,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既有本村的,也有周边其他村的,打破了村的界限。村民同时还享有自己土地的流转经营权和加入合作社获得的股份红利。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村里将盈利高的商户变

为合作社，分出一部分股份给低盈利的商户，以缩小他们与高收入商户的差距，有效解决了各种利益冲突。如小吃街合作社每户按照三七分、四六分等分配比率，根据收益情况进行利润分成，收益高的比率降低，收益低的比率增大，不挣钱却又是小吃街必备的品类合作社给予补贴，最低保障以家庭为单位每年 8 万~10 万元的收入。

5.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

Y 村实行的是“三治合一”的治理模式，通过加强“自治、法治、德治”建设，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自治方面，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道德评议会等协会的作用，强化村民的自我管理意识，为新集体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法制方面，按照法律法规培育集体经济经营主体，为各市场主体在 Y 村经营提供良好法律环境；德治方面，把发展乡村旅游与塑造民俗文化、乡贤文化、诚信文化、书斋文化等乡风文明相结合，强化课堂教育和感恩教育来提高村民综合素质，为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文化环境。Y 村始终以诚信文化作为立村之本、经营之基。把 Y 村人的实心、用心、专心、诚心融入产业发展和乡村治理。具体到管理经营的细节上，每家经营商户都在自己的广告招牌上明确写下诚信承诺书，以诚信为本的集体价值观共同维护 Y 村的和谐发展。

四、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践约束：Y 村的反思

虽然 Y 村通过组织结构、股权管理模式、产业动力机制、分配机制以及乡村治理体系五方面的创新完善了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的运行机制，集体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仍存在以下实践约束：

1. 组织结构不完善

从 Y 村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的组织结构看，虽实行了“股份合作公司+股份合作社+协会”的组织结构，但仍然没有脱离传统集体经济组织结构的范畴，没有构建现代股份制企业的组织结构。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没有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现代股份制企业结构。从前案例介绍看，Y 村只是初步成立了股份合作公司，进一步应该做的是建立现代股份制企业的组织结

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这样才能形成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四权”制衡的管理机制，同时也有利于引进专门的职业经理人，避免过分依赖某一特殊能人而对集体经济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问题。二是 Y 村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仍然具有能人带动的特点，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等问题。虽然 Y 村也通过职能、管理以及账目的分开实现了政企分离，如对村委会、党支部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员选拔、考评、职责以及薪酬等实行分离管理，村委会委员、党支部书记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不允许交叉任职等，但依然无法完全实现政企分离，比如村党支部书记可以找他熟悉的亲戚担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就避免了交叉任职的约束，从 Y 村实际情况看仍然是村庄原有的精英群体在主导着村庄集体经济的运营，现代化治理机制还未建立。

2. 激励监督机制不健全

相较于传统集体经济，新集体经济最大的特点是产权清晰，通过股份改革把集体经营性资产全部量化到人，对激励全体集体成员参与集体经济建设，有效避免集体行动困境有重要作用。Y 村采用“基本股、调节股、交叉股三股共有”的方式发展新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的产权得以明晰，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这属于产权界定的范畴，但产权能否真正对资源配置产生作用仍取决于产权实施，这又依赖于具体的运行机制。虽然 Y 村也在完善运行机制上进行了很多尝试，但激励和监督机制还是不够完善。激励方面，Y 村很多村干部都是不求回报地为集体经济服务，这很难保证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不利于新集体经济稳定发展。从市场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村干部既然为集体经济做出了贡献，就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如果长期没有报酬，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自然也会受到影响。监督方面，Y 村虽然也实行职能、管理以及账目三分开的组织方式，对预防村干部的机会主义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很大缺陷，没有充分发挥广大村民的监督作用，“职能、管理、账目三分开”的组织方式仍局限在村庄精英群体内部，这就导致新集体经济在实际运行时得到的监管十分有限。

3. 集体经营风险增大

新集体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是集体产权

改革的全面展开,通过集体产权改革,实现了政企分开,集体企业成了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新集体经济在管理模式上,实行企业化管理,以市场为导向,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在企业经营机制上,构建面向市场的决策机制、多劳多得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追求技术进步的发展机制,具有较强的发展活力。通过企业化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规模固然得到了扩大,但也很有可能跟企业经营一样面临着规模经营风险问题。Y村虽然通过“三股共有”的合作方式整合了全村资源,降低了单个村民独自面对市场的经营风险,但同样的,全村所有资源都由集体经济组织运营,整个集体经济面临的经营风险增大。Y村虽然也发展了其他相关产业,但主导产业是乡村旅游业,一旦乡村旅游业发展不善,势必波及整个集体经济产业,造成经营风险增大。以土地集体经营为例,如果农产品销售不畅,那么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集体经济组织,进而可能对整个集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另外,Y村目前只有康庄老街和小吃一条街为村委会下属公司经营管理,其余如中古镇、回民街、祠堂街、书院街均为建制招商引资,合作单位负责征地和建设,在收回成本以后Y村分享20%收益,但是这些项目在带来产业链迅速扩张的同时,也存在产业结构不清晰,特色不够鲜明等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也会传导到集体经济,增大集体经济的经营风险。最后,Y村还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股份企业管理制度,尤其缺少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这些机构,这就导致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也很大。比如Y村旅游集团公司运营更多的还是依赖村书记G,而没有专门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公司决策的制定也局限在小范围的精英群体,整个集体经济过分依赖于某一个特殊人物这本身风险就很大,也不可持续,一旦精英人物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整个集体经济受到的影响也将会扩大很多。

4. 产业融合程度低

新集体经济产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是通过统一联合经营、股份合作、产权共有等方式发展的合作型经济。三产融合重塑了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提升了农业内部增收潜力^[27],发挥了农业的多功能性,是新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通过要素集聚和产业联动激活了农村土

地、住宅和金融市场,增加了农民收入。但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发展模式,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程度整体还比较低,Y村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的产业发展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首先,Y村虽然也构建了基本的一二三产业体系,但各产业链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等环节之间只是进行了初步融合,层次还比较低。Y村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主要依靠政府支持和村干部带头进行内生性拉动,对优质外部资源的引入不足,没有把经济效益发挥到最优状态。其次,对农业的多功能性发挥不足,产业结构还不清晰。如关中古镇经营服装、饰品等非民俗类产业,祠堂街主要经营全国各地的小吃,既不能确保口味正宗,又不符合关中人口味;新建书院街更是名不符实,品目繁多,却感受不到传统文化的气息。另外,对新技术、新工具的运用不足,制约了产业融合水平提高。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是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要手段,但受限于人才、资金投入、技术等因素,Y村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在这方面的应用还不充分。最后,从长远来看,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单一的农副产品产业经济也会出现一些弊端,因此,还亟须构建一套产业体系,使农业围绕旅游提升,工业支撑旅游做强,文化服务旅游创意,通过三产联动融合发展,实现多种收益;同时,通过引进系列化、高端化、个性化的民俗创意文化产品,补充完善大业态,增强乡村旅游造血功能。

五、结论及其启示

本研究以陕西省Y村为例,深入剖析了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的生成逻辑、运行机制及其实践约束。研究发现,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有助于提高集体资产的配置效率,增强村民与集体经济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筑牢乡村治理根基,契合了传统集体经济变革的现实需要;通过“股份合作公司+股份合作社+协会”的组织结构、“产权共享+相对静态”的股权管理模式、“品牌化+创业、创客、创新三创联动”的产业动力机制、“联产+联股”的分配机制以及“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有了相对完善的运营机制,但仍存在组织结构不完善、激励监督机制不健全、集体经营

风险增大以及产业融合程度低四方面的实践约束。

本研究对如何利用集体产权改革契机发展股份合作型新型集体经济有借鉴意义,也对如何完善集体经济运营机制有重要启发。首先,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不论是庞大集体资产的有效利用还是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抑或增强村民与集体经济的利益联结以及筑牢乡村治理根基,都要求发展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其次,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发展要有相应的运行机制,包括“股份合作公司+股份合作社+协会”的组织结构、“产权共享+相对静态”的股权管理模式、“品牌化+创业、创客、创新三创联动”的产业动力机制、“联产+联股”的分配机制以及“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最后,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应注重构建完善的激励监督机制和现代股份制企业的“三会四权”治理机制,预防集体经营风险,提高产业融合程度,以进一步加快集体经济发展。

注释:

① 数据来源: 农业农村部官网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007/t20200710_6348455.htm)

参考文献:

- [1] 李天姿,王宏波.农村新集体经济:现实旨趣、核心特征与实践模式[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2):166-171.
- [2] 戴双兴,李建平.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8):87-92,108.
- [3] 舒展,罗小燕.新中国70年农村集体经济回顾与展望[J].当代经济研究,2019(11):13-21.
- [4] 张红宇.中国农村改革的未来方向[J].农业经济问题,2020(2):107-114.
- [5] 孔祥智,高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变迁与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J].理论探索,2017(1):116-122.
- [6] 王曙光,郭凯.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与系统性制度创新[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1):107-111.
- [7] 张爱民.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模式研究——以湖北襄阳等地为例[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36(S1):8-9.
- [8] 赵家如.集体资产股权的形成、内涵及产权建设——以北京市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4):15-20.
- [9] 张茜.“高水平集体化”方向的一种初步尝试——山东省东平县土地股份合作社探索[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5):48-53.
- [10] 杜园园.社会经济:发展农村新集体经济的可能路径——兼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2):63-70,157.
- [11] 焦长权,周飞舟.“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J].中国社会科学,2016(1):100-116,205-206.
- [12] 许泉,万学远,张龙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创新[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5):101-106.
- [13] 龚晨,黎泽桑.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价值意义与经验模式——基于广西贺州的调查与思考[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20(2):47-54.
- [14] 刘志彪.苏南新集体经济的崛起:途径、特征与发展方向[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53(2):48-52.
- [15] 戴青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的演进与发展[J].农村经济,2018(4):42-48.
- [16] 唐超,罗明忠,罗琦.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基于宿州市三个村实践的比较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8(7):151-157.
- [17] 贺建军,毛丹.社会嵌入与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社区的经验证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8(5):188-204.
- [18] 张志原,刘贤春,王亚华.富人治村、实践约束与公共物品供给——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9(1):66-80.
- [19] 李萍,王军.财政支农资金转为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改革、资源禀赋与农民增收——基于广元市572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8(3):44-52.
- [20] 徐朝卫,董江爱.资源型村庄治理中集体经济的多重效应——基于山西H村的经验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8(7):163-168.
- [21] 王静.渐进性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路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7,38(4):23-29,110.
- [22] 刘同山.以股份合作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理论思考与创新实践[J].新疆农垦经济,2019(8):44-53.
- [23] 骆庆国.基于农村股份经营的农村物流助力乡村振兴策略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19(9):107-109.
- [24] 庄雷,王飞.技术创新、金融约束与产业结构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0,36(7):40-50.
- [25] 郑威,陆远权.创新驱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溢出效应及其衰减边界[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9,40(9):75-87.
- [26] 安然.技术进步、产业创新与商贸流通产业现代化关联性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13):173-176.
- [27] 唐超,胡宜挺.村治能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探析——基于安徽省夏刘寨村的调查[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7-14.

责任编辑:李东辉